

第一城·新百年

□黄正平

登高望远,风云际会。
当日月的年轮转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立足八千平方公里沃土,勇立潮头,踏浪前行,江海儿女正以饱满的精神,投身新时代的创新创造,绘就中国梦绚丽的南通篇章。

万里长江入海口:标示独特、优越的区位

母亲河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三江源一路汇合河川,不断汲取、不息腾跃,朝东朝东、向海向海。流到了最宽阔处南通,天成梦圆,从这里奔流入海。长江、黄海、东海,东方大地奏响雄壮的江与海交响。江海交汇,这是地理的标识,也是历史的缘起。那是自然的条件,也是人文的基石。河口、江口、海口,从来都是天之赐予。综观世界各地,河口、江口、海口,一般都是人类文明先行地,印度人因此而神往。山水可以作证:大自然的不断造化,孕育繁华,成就富庶。

“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站在长江以北、狼山脚下,江海拍岸、海风吹拂。长江从这里入海,多么豪迈的气势,多么雄伟的气象。

中国近代第一城:揭示时间、空间的辉煌

五千年文明之光在青墩典藏,千年古城随濠河流淌,百年前封建古邑上近现代化启航。这就是,江海儿女的文脉。

2002年7月26~27日,一位八旬老人穿行在南通的社区街巷,科学家的眼光洞见江海平原的又一宝库。他叫吴良镛,它叫“中国近代第一城”。吴良镛教授是中国规划大家、中国建筑大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的话题从来都是严肃的命题。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城市。于是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不是组织评选出来的,而是科学推演发现的,谓之历史的结

苦难高贵炼母心

□江本禹

老妈,你怎么不让我见我最后一面,就匆匆地离开了?离开了满堂的儿女子孙,离开了你唯一的姊妹,离开了墩台上尊重你的乡亲们。

2020年5月15日8点40分,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正在从东莞赶回家的高铁上,在列车三小时的路程中,想到你老人家92岁的风雨人生,止不住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老妈,你从小是个苦命的孩子。在你只有13岁,姨妈才5岁时,外婆因难产就去世了。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缺医少药,无奈之下,外公只能依赖相信迷信,巫婆、神汉使出浑身解数也还是没有挽救两条鲜活的生命,你们两姊妹从此失去了母亲,成了没有妈的孩子。

外公为了养家糊口,长年在长江码头上做事,早出晚归,根本没时间顾及家务事。家务重担就落在你孱弱的肩膀上,做饭、缝洗衣服、挖猪菜、捡柴禾,样样能干。过了几年,姨妈也成了你的小帮手,两姊妹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你生前给我们讲,个子还没有灶台高的时候,就垫两块砖,人站在砖上面做饭做菜;冬天洗衣服,小手冻得又红又肿,第二天也还是要用力搓洗;衣服破了,自己拿针线缝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你尝尽了没有妈妈的苦难生活。

老妈,你的一生是劳累奔波的。1988年7月23日,刚满60岁的父亲因患脑溢血离你而去。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广西剿匪而立功入党的老战士,退伍后在原白螺公社担任革委会主任,后来响应政府“精兵简政”的号召,解甲归田。父亲回乡之前没有从事农业劳动,很多农活都不会,是你教他学会了耕田、播种、插秧。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弟都已成家,你不愿增加儿女的负担,一个人又担起耕种家里十几亩农田,还有一个小妹妹未

论、现实的判断。

谁不说俺家乡好。

张謇先生一手创建“中国近代第一城”,由他引领培育的变革精神、创新精神、开明精神、包容精神、开放精神滋养了江海大地,至今还是城市的文化财富。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文脉融合血脉,深思现实意义上的未来。

爱江爱海爱南通:宣示充沛、恒久的情怀

爱人爱自然,爱水爱江海。爱,莫如说是人类最伟大的情感。

日出江花,红似火。奔涌的大江,是我们对祖国绵绵不绝的胸怀。

潮平海面,蓝透天。辽阔的大海,是我们对世界追逐不停的雄心。

从来没有救世主,自己的事情自己扛。身处国家战略高地,江海儿女勇立潮头、冲浪前行。这便是对家乡的深爱,对江山的浓情。

历史因为创造而荣耀,现实因为激情而澎湃。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争当第一、勇闯唯一,成为江海大地后浪推前浪的潮流。

地有狼山,人有狼性。“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合着江与海的潮,激荡创新与创业的潮。浪花千尺育英雄,勇立潮头,竟显江海儿女自然本色。

城市空间的区位,万里长江入海口;史上曾经的辉煌,中国近代第一城。如果说,前者是自然特色、自然优势,那后者就是人文特色、人文优势。而爱江爱海爱南通,是人们亘古不变的情怀。

江风海韵,美好南通。

我们从万里长江入海口再出发,铭记昔日“中国近代第一城”成就,创造爱江爱海爱南通新的百年辉煌。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巨人的声音再次响彻江海交汇处,我们踏歌而行,向世界张开怀抱。

出嫁的重担。

为了贴补家用,你年过花甲,在冬闲时还到外面打零工,去村里的塑料厂剪蛇皮袋,手磨起了血泡,水泥灰沾到磨破的皮肤内钻心的疼。我说:“老妈,你明天不去了,不行吗?”“我们家境不好,你父亲治病欠下了债,你们的孩子都还小,负担也重,能挣一点是一点。”为了一天几元钱的报酬,第二天又去了工地,整整一个冬天,你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百多元工钱。

2008年8月,大哥病重,在湖南岳阳医院动了几次手术,你整天担心得吃不好睡不着。这年你80岁了,还要坐轮渡、过长江,乘大巴去医院看望。后来大哥出院了,你每天拄着拐杖陪伴他身旁,倒茶递药,熬汤煮粥,整整侍候了两个月,最后癌症这个可恶病魔还是夺去了大哥的生命。

你失去了长子,我们失去了大哥,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你悲痛欲绝,天天以泪洗面,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和痛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老妈,村上的乡邻都非常敬重你,都说你为人和善,处事清白,从不说张家李李家短,即使90多岁了也记忆清晰,一点也不糊涂。你生病期间,村里人络绎不绝,几次三番来到病床前探望。平常还有一些邻居给你送茶送菜。你用自己的为人处世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体现了一位平凡母亲的人品和人生的价值。

你的晚年是幸福的。儿孙们都已成家立业,四世同堂,享尽天伦之乐,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可我还不曾来得及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你就匆匆离去。2004年我们一家去了东莞,这些年,是二哥、姐姐和两个妹妹照料你。16年了,每年正月回来我们母子只是短暂相聚。我没有常回家看看,也没有好好陪伴你,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这种自责和内疚萦绕在心中无法抹去。老妈,请安息吧!

灯下漫笔

心窗片羽



伴日

陈顺源

一条河 流丽一座城

——读赵明远先生“方志江苏”独家发表《无濠河,不南通!》一文

□商易

远古的先人委托日月星辰 不断催促
天涯地角凸现一座城
初期的居民嘱咐风霜雪雨
轮番撮合
长江与东海汇出一条河

这座中国近代第一城
现今姓南名通
字静海、号崇川、别名张謇
携那条至今被昵称为濠的河
让唇齿相依的刹那
厮守绵延不绝的惊鸿

回望濠河的初心
护城早已长达千年开外
濠河是移动的草原

厚植城市的包容底色
濠河是游弋的群山
抬举城市的汇通光芒

濠河彻夜照亮南通
学习借鉴苏州“三大法宝”
濠河流淌敢为人先的激情
倾囊助力南通只争朝夕
抗击防控疫情
全方位打造“强富美高”

所有的家园
总得传有一条自信自强的河
无数的故乡
需要开挖一条特立独行的河

紫琅诗会

芬芳一叶

博物苑奇妙夜

□陈健全

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晚上,我于新华云端上了“心如花木,向阳而生——南通博物苑奇妙夜致敬白衣天使”的专场活动,意犹未尽,与妻子又走进博物苑。

由南门进入新馆,随着主播直奔二楼的《江南生活美学展》。据介绍,这个送到“家门口”的展览难得一遇,是浙江省博物馆2018年推出的原创性境外巡展项目,以“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为主线,分“香”“闻”“味”“意”四个单元,展示中国江南古代的风雅生活。

起首,元代赵孟頫的鸿篇巨制《吴兴赋》便是惊艳。细看此书,正行相间,时参草书,越往后段草书较多,越有渐入胜境的意趣。点画雅致,体态舒展,章法整饬,神气一贯。整个手卷结构谨严,用笔圆转流美,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唯美气息,优雅的文士风范与理性的技巧规范完美地结合。另外,书案上罗列的文房用品,不管是西冷印社端硯及松烟墨,还是台湾红桦木随形笔筒、黄连木香插,以及三峰笔架等,也样样清隽可人。

随着人群往前走,“静院轩窗夕对棋”的棋坪南边,入眼的还有件文房用品——元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其造型为一叶扁舟,船舱内二人端坐闲话,舱外一位穿着蓑衣的船夫正攀爬篷顶,欲取上面的斗笠。人物形象静中有动,动中寓静,惟妙惟肖,漾着一股静谧的乡野气息。虽说是现代复制品,但在柔和的灯光下,那粉香的肥厚釉色却也宝光莹润,油然而生古意。

不几步,一枝红艳露凝香。净几上,沉香、檀香、乳香、丁香、藿香、豆蔻、龙脑等琳琅满目。尽管香料密封盒中,但闻讲解对香道的娓娓道来,从南朝人谢惠连《雪赋》中的“燎熏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到唐人“闲坐烧香印,满户松柏气”,及至宋人“梦断午窗花影转,小炉犹有睡时烟”“却挂小帘钩,一缕炉烟袅”,暗香似来,能不教人心清闻妙香?

“宋人笔记《梦粱录》记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点出了宋人雅致生活的四事,而今这里都有展示……”边走边看边听解说,古今相照,不亦乐乎。不过,感觉更妙的是,今晚除了古琴、焚香、茶道、花艺等静态展览,恰遇妻子熟识的元春茶社郭树红,以及早年桃坞路口花店的成建平现场

献艺,无疑多了份惊喜、体验。

茶中有世界,茶中有人生。盖因世界首个“茶日”大后天就到,雅致的茶席前,围观的茶人多矣,甚而席地品啜者有之。“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不承想,就在明前茶的香气袅袅中,有个小女孩即兴诵读起卢仝的《七碗茶诗》。

一盏清茶一撷花,随后又至《风雅江南——常熟博物馆藏文房珍玩展》。前言有言:元明时期,江南吴地逐渐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繁荣之圣地。文人雅士多聚集于此,他们能诗文、擅书画、好收藏、精鉴赏、筑园圃、筵宾客、品茗、玩古、唱和、雅集……这种生活在当时被称为“吴趣”。不由想起,早岁曾于常熟、苏州求学过的父亲就常赞叹“吴下翠川古有名”,津津乐道虞山兴福寺、言子墓、昭明太子读书台等的胜迹,还有藏书楼铁琴铜剑楼什么的。

细看陈设的案头雅玩,果真“吴趣”盎然。且不说大名头的明代赵忠毅公铁如意,还是董其昌书法竹刻臂搁,抑或沈石友旧藏吴昌硕铭神骥图端硯那么劲秀、古媚,单是一只名不见经传的清代青花釉里红笔洗,便漾着笔墨遗兴的文人气象。其圆口,直壁,内外施白釉,口沿一周以青花釉里红描绘了远山近水、苍松古柏、读书畅谈、泛舟湖上。加之画面呈现出青花的不同色阶、釉里红发色纯正,真是美极了。

再瞻“帝师的书房”。宋徽宗赵佶的一幅《听琴图》下,清同治、光绪二代帝师翁同龢所用的毛笔,明代瑞兽铜书镇、龙泉窑青釉竹节纹三足瓷炉,清代书卷形端硯、炉灼釉瓷水盂、白釉荷叶形瓷笔舔、竹如意等等,又怎一个雅字了得!

最有意思的,莫过静静相对《听琴图》时,冷冷古琴声起。“琅然清圆,谁弹响?”原来,小幽窗下,是梅庵琴派传承人的倪歌抚琴演奏起了《祝福颂》。想起来,前年5月,也是在这里举办的“琴心交契——中日古琴文化民间交流展”、博物馆日活动时,聆听过她的《捣衣》《梅花三弄》等几首经典琴曲。清音惟妙赏。因了目下“虞山清风”的独特空间,那潺潺素琴声拂过清风,愈发深沉悠扬起来。想来,这正应了陈继儒在《小幽窗记》中所言“况乃枕琴夜奏,逸韵更远”吧。

临别新馆,习习清风,望窗外天远云闲,月上林梢,好一个奇妙的博物苑之夜。唯恨笔拙,一晚美的享受,“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